徐文長文集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五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錢塘許儆京士甫校訂

碑

會稽吳侯生祠碑　得曹娥陪說風神自長

會稽典史吳侯成器敘之休寧人其始仕會稽當海上寇初入內地侯以能將兵知名於是承大吏命提兵守水陸阨塞歷浙東西南直隸與賊遇大小數十戰斬賊首數百級生獲數十人還虜者亦以百計凡

戰之處休止暫發設守出關有方法禁士卒無毫毛擾居人又能舍死先士卒民多知其功者往往就所戰處爲建祠刻石令曹娥江其一也父老某某等來告厥成請予序予感而歎曰曹娥一弱女子耳當其呼嚶婉戀乃不知有門外事至其赴父之難肦大江蹈洪濤慷慨激烈有猛丈夫之所不敢爲者夫與史下僚也動爲人所猜倮然何異一女子至其當國艱難乃惟知曰吾臣而已其仗劍舍身以當事乃不復知有他計此其人皆以忠孝植性歷千萬古而同一

逍今其祠若廟岐然兩相望豈偶然哉詩曰
伊昔孝娥弄筭純邪當斯之時一女子耳憤江痛父
不得屍所被髮亂流娥猛如虎今之仕者沈伏下僚
慄然長嘆則怨其遭有寇在庭孰敢攘臂世將棄戈
何況邑尉桓桓吳公天植忠孝先國後身與娥一道
啓宇崇功娥江之沚祠木相望淵淵江水

徐相公碑

宋與思謙文姪史削

神姓徐名龍佛世鳳陽人宋端平三年三月十三日
生當父官會稽學時嘗從道上拾雞卵㲉之得白雞

以鬬莫有敵者父母憎其俠遂去家爲縣獄長未幾

改行讀書躬事其父母以孝聞歿而爲神至動人主

咸淳三年詔封神白衣真聖人　明人爭奉之天順

成化間再拓其居於故所稱學西關雞場所至弘治

初乃有沈潤士世威事潤曰我嘗夜半膠舟淺水鬼

火螢遶忽失楫我迷怖號神忽聞空雞遂獲楫以歸

世威曰我爲老人隨祭南鎮夜歸忽一白衣告虎至

已而果赤虎至我怖不能號白衣詫虎虎去翼我以

歸及別問爲誰曰老夫會稽學西徐姓者也於是衆

益趨信始請鄉先生陞建寧記於石而獄有衆以祠
神神之跡顧漫不知也某縣之六年治劃定建寧記
復碑於此而舉其義曰今世之祠神者固以神神也
至問其所以神神者何則徒知曰不神胡獲封於人
王又安能拔二男子於虎窟虎口中以予按建寧記
神之得為神與其得封直云相傳耳而二男子事亦
僅出其口有無不足據又烏足以證神之神不神哉
獨關雞有場則真非無據者關雞而出於卵殼卵殼
而直從道上無故獲之此則真神者事耳意當其時

用博用獄以自擲弄必有詫呼束縱於圜場中絕奇特異其禍福善淫可以勁天而箺幽者端平咸淳終神之世僅三十年正南渡兵時宦典籍之不備也今獄既祠神即不備不宜絕無所識即識又不宜以無據者充也故予取於神卯卯而服且拾者以存信爲作歌曰卯卯兮伏兮雌所贼兮拾且服兮倮代羽以與兮孰思其故而能得兮博偪偪兮戢靡比兮含博而徙掌索纒兮生俠而雄殁而不可測兮逵圜者蘇兮皴稷稷兮儔善而宛儔慝而殛兮

李先生祠堂碑 代

先生發明新建致良知之旨既浸溢懼後之學者日流而入於虛也乃欲身挽其敝著書數百萬言大都精考索務實踐以究新建未發之緒四方之士從之游者數百人自筮仕至老且革無一日不學學問學者亦且數十年此其卓然以繼絕學覺來者爲已任而處心制行光明夷坦孝友忠信蓋卜諸鬼神鬼神許之質諸兒童兒童信之者矣間有稍疑之者謂先生當長沙時以嚴以涅爲人所彈詆罷罷而獨居譚

林著禮書將有所迎而希也嗟乎是烏知先生哉先生先人秉憲爲大夫家世祿先生知長沙爲太府能歸者不兩紀身死幾不能殮骨且未寒而三子已寄命於他人涅者固如是乎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鮮死萑苻之盜殺子大叔之不猛也芟稂莠植嘉禾治何病於嚴哉而況先生之或過於嚴也又其非年養猶未粹之時乎嘗長沙之 覬善書軸者以書畀先生先生疑其爲己也懷之不達及罷啓書果然始推官建寧俞寧齋燮先生提兵壁分水關院史以鄉試役

撥府長及先生先生移書并縮長令城守再三拒院
檄勿往卽得罪勿顧若爲御史得論則以　慈壽太
后及　肅皇帝兩宮故批逆鱗卽茲三事其所志不
在榮進也亦明矣拂之於顯然之章奏而顧迎且希
於不可必達之故紙迎且希者固如是乎先生之學
與行仕與處其懿美不可殫舉其大約爲人所疑與
信則如此噫一疑之一信之彼從其疑我從其信亦
足稱賢矣乃不得與縣無可信者一食於鄉之賢殆
十有二年而先生存時往往語其徒曰吾子孫無顯

者而顯者之先吾所知也吾死愼勿隨世俗爲鄉賢
衆與鬧者咸志之常怏怏一門越中薦紳暨家大人
以先生印不樂於校未必不樂於社而祀於社又吾
輩之力所易爲也議始倡和者齊應仰籲上言遂撤
已所居旁舍四楹從置两跡寺西林賢先生借書
所以祠先生陳按察禺胡通參朝臣奔走皆率益力
助貲者旣衆祠所需用旬日告成門以二重垣徑略
瀟灑牲卜吉治兵以舟鼓吹道周國人喜躍以其祠
史也宜書其始見先生時未知學也旣稍從事於學

而先生則已汲汲而嘗追師之編比於聶兵部事新
建之義於是舉也誠快之書其敢辭考之古凡功德
與言三立者有一焉則祀於國而今先生居其三冐
祭乃曰鄉先生釣於其水遊於其樹某丘其可指而
樂者有三則宜祭於社而今先生獨措於學其爲三
可指而可樂者未嘗居其一顧不即祀於國而亟祀
於社也於法雖有遺亦從我之信以俟夫疑者之久
而自信云爾於是謹書其舉事始終之歲月與鳩工
之人若先生之世曰祠始於萬曆二年二月之朔越

十五日而成又越五日而王以入鳩工者爲里人王
煉先生名木字雨德別號彭山以進士仕始推官召
拜御史以謫歷縣佐長起爲禮部郎中再謫歷府佐
止長沙知府他若助貲者例得書書於碑之陰爲作
歌曰
修篁兮叢枝黃熊子兮招提湘源兮牧長解佩組兮
言歸依短寮兮長席載六籍兮以畢栖托管毫兮杵
杵惟以遣兮將來叶淹日月之逾幾靈冉冉其何之
祠靈兮享靈匪他人兮吾儕叶靈之來兮總總挽北

兮今秉箕中參差兮延佇勞瞻望兮何如

知清豐沈公祠碑（代商督學）　後傳較勝此文

贈光祿少卿沈公鍊嘉靖中以進士知溧陽與御史爭可否再謫補清豐凡十年稍遷錦衣衛經歷會虜入古北口逼都城時

肅皇帝久居西宮至是特視朝且

詔下百官議衆莫敢聲獨趙公貞吉一開口公輒和之觸諱忌已而上書請兵二萬人願自效虜退會大風霾公又上書詆分宜直甚乃得罪杖闕下徙置保安既至則益與豪賢爲禦虜計虜蹂大同塞

臣敗績則劉漢首以上俘牘公移書詆之又作射虎
行譜湯敗及此諸詞以彈激風刺稍稍聞京師分宜
若嵩臣畏且銜之其後又削木為檢象令決耦射中
則舉觥相賞呼唯饑則又散已共衆治羹以千計將
卒劉漢首公得之旄杖下者復數人於是遠近無不
頌公與忠氣益切齒分宜黨黨為計日滌公由此遂
遇禍不數年黨敗　非皇帝下詔錄舊忠公得贈與
蔭而後公知請者相繼爲某某因邑人意後先經
營相與祠公於故唐尚將軍霽雲祠畔後若干年某

奉命以御史督學北畿至清豐吏士相率以記屬僉曰光祿之死事於裴昔也雖以勁然治茲邑實有惠愛於民且公鄉人也敢以書請予喟然曰西國之刃其鋒之銛至斷犀兕然人得環之則遶指也等於韋今夫忠愛一道也於民則為愛於君則為忠愛柔而忠剛視用之而已矣柔於邑而剛於廷公真能審所用哉公三仕為縣其治愛多不能悉錄錄其大槩如此至公為士以文名吾浙中然文主於雄藻類西京其居常以孝弟節義為經而稍直欲以故無事必苛

鄉人至今談之猶凜凜若生云嘗曰
韋緩弦急各專所長水柔火烈不能相通鷂翔蓬蒿
鷹搏蒼蒼莊周所短智效一鄉公惟沈公知柔知剛
方其作宰用寬斥嚴如牧而笠求芻飽羊及其在廷
摯條以揚搏擊惡鳥則爲蒼鷹等稱令耳一弛一張
式矜小鮮或借尚方柔可遠指剛不留行我儀圖之
西國之綱公死國事論定棺蓋鄉里亙寨祀公者稀
清豐之祠則以遺愛豈偶然哉宜兩也對

龐公碑文 代

序班集一 雅詠

天順間御史朱英所疏行兩役法籍縣民爲十年而
統於坊里之長每一坊一里中長各十人以領之令
民按丁若田五年而卒錢與長爲吏辦公私費在坊
者曰王宴在里者曰王饋曰甲首錢又五年而長率民詣
縣庭審諸役曰均徭歲環遞以爲常蓋五年一用民
也時頗稱便其後吏肆而長饕所云甲首錢有一貧
男子出白金至四五兩者即富家按田而率有如畝
滿千出金不數百不已於是貧者走徙往往以錢累
其長其富者不免於詭其畝半其輸與例得蠲丁者

至若均徭一不幸得驛庫或補鹽諸役其在榜中顧直役不過七八金富民承之則詐擾百出不數百金亦不已又不幸富者兼得兩里役貧者或分得十之一二則身家立破碎於是每當書榜則老胥黠長有朝持券手暮金滿橐者與詭輸相唇齒而民之病極矣南海龐公昔爲御史來按浙其所因革予奪悉匪故常知前兩役爲病既大且久乃一破其法如一邑中調劑官府所需費若諸顧役不縮不盈與民之丁上相釐合凡丁一田畝十率出若干錢與秋租歲並

輸於邑吏明年百所費與諸所役亦歲出庫中錢擇其人掌之且買且顧名一條鞭又刻帖人給一紙令曉然無所謂甲首錢長不得濫索無均徭富者不入驛傳役故重凡若鹽捕等者不得勒富者募而且歲輸僅若干錢受說者不得行胥吏無所用其役以自贍蓋自詔下行之至今農始知貴田而權檐而食者亦重去其土閭閻熙熙畧始甦息然亦既十餘年矣諸父老子弟乃始醵金買屋以祠公而屬石上言於子何晚耶詰之則相顧以對曰公亦知永州事乎

柳大夫將哀蔣氏之蛇而復其賦蔣氏出涕汪然者以蛇之毒人不若賦法之毒人甚也龐公易兩役為條鞭是出我水火之衽席今也聞且將奪我衽席而復之水火其毒於蛇也倍蓰矣予用誠若是則父老等之言眾言也予言者一人之言也眾言也者能致於聞者也予一人言也而又言於石是不能致於聞者也諸父老更進曰急父母之病者醫藥不已也而兼事於禱祠甚則刲股上肉又安問禱祠不如醫藥哉噫是亦可哀也已予亦何容於喙公名尚鵬字

少南廣之南海人嘉靖癸丑進士今爲副都御史

劉公去思碑　靳秀

今夫以百里之長而聽斷百里之民長之心一耳非有二也耳與口目一耳亦非有二也而百里之民蓋千萬其心亦千萬其耳目與口夫以千萬其心與耳目與口如此其衆也且鬼蜮而狐媚者百出而乘其所不及至欲以一心一耳目一口以臨之一不當則强弱倒置淳縣無所別胥吏起而陰把其衡平者十一而不平者十九謗讟興而怨聲作矣嗯然則就謂

聽斷非難哉劉侯名棨者之長我山陰也其才能眞足以起發而完補破裂特以承棨侯後侯恬然安之欲不取赫赫事更張獨其聽斷則眞若止水鬚眉睫所不燭若禹之鑄鼎似有魑魅魍魎亦變難畢露而不可遯其析而低卬之又若權衡不然無不應其輕重而後已自一事至百千事自一日至三年民[illegible]而入者無不平而出於是一邑百里之間帖帖若無事而史胥與臺之輩亦縮手重足而退聽無有擾民一錢一粟者在漢史劉闓以孝廉宰順陽無他事小

以縣多姦猾陶能擿而發之既去吏民思之復作歌曰悒然不平思我劉君何時復來安此下民令侯之以召入也民思而歌之亦如之未已也謀共祠而碑之而屬書於下竊固其宜也與時邑校圮侯新之不令勞且費於民江汶天樂侯陂之可十萬丈廣袤長短視田業而責之主者民亦不知有勞凡此皆致興養之大者也然學不圮堤不壞則侯亦不作吾所謂不發取赫赫而必欲功自己出者大抵然也噫有才而不惡於名此更難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六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錢塘許爾京士魏校訂

傳

贈光祿少卿沈公傳　悲憤激蕩故其本色

青霞君者姓沈名鍊字純甫別號青霞君生而以奇驚一世始補府學生以文奇汪公文盛以提學副使校浙士得君文驚絕謂爲異人拔居第一嘉靖辛卯遂舉於鄉戊戌成進士始知溧陽以政奇御史欄之

卒得謫徙茌平再徙清豐已乃擢經歷錦衣衛以誅
奇庚戌冬虜入古北口抄騎至都城大殺掠時
先帝倉卒集羣臣議於廷大官以百十計率媕婀不
敢出一語君獨與司業趙公貞吉歷階抵掌排倡和
慷慨論時事嚴氏黨執格之君遂抗聲詆嚴氏父子
又上疏請兵萬人欲出良家以西護　陵寢遮虜騎
使不得前因得開都門通有無使不報無何又上疏
直詆嚴氏十罪行　詔廷杖君五十削官徙保安為
布衣以顛奇當是時君懷憤之日久而忠不信於主

上乃削木爲朱丞相擒象曰莫敢犯之隨事觸景爲詩賦文章無一不慨時事罵訶姦諛懐忠主上也當是時邊人苦虜殘掠而楊順者方握符鎮宣大虜殺人如麻順不敢發一矢虜退則削漢級以虜首功上君飛書入轅門數順罪順痛恚之承嚴氏旨日夜求構君及甲寅虜復寇大同右衛順計不出前繳君飛書益恚而君在邊久嘗思結死士以破虜或散金募士人豪宕者爲城守保安饑又散金市粟粥僧舍活萬餘人順謂諸事非放逐臣所宜爲可以斯構君遂

與御史巡宣大者路楷會疏入告君叛狀嚴氏父子從中下其事逮君宣府市逮坐死者五人既又馳捕其長子襄械抵宣府杖繫纍且死會給事中吳公時來疏上有　詔逮順楷襄得免戍時丁巳秋月也先帝始再聽諫臣鄒公應龍林公潤等說悟向者嚴氏姦罔斬世蕃西市奪嵩官籍其家再踰年而　先帝崩遺　詔錄嘉靖以來以言事得罪者君得贈光祿寺少卿蔭子一人　今上立一年襄復疏父冤順楷坐死　上感君憨為制文命省臣祭其墓

外史徐渭曰余讀離騷及閱青霞君塞下所著鳴劒小言集籌邊賦扼腕流涕而嘆曰甚矣君之似屈原也然屈原以怨而君以憤等死耳而酷不酷異焉雖然死不酷無以表烈忠今夫干將鈌且折其所擊必巨堅也君結髮廬越山至入仕至放居塞垣其特奇行多其言之人無不駭心墮膽者然其要卒歸於孝忠君少時君父翁勝其室走京師誓終焉其後君舉於鄉入京悉要其鄉人為供具長跽請歸其父翁哀痛慟號路人無不灑泣者父翁遂感動亟命駕歸翁

嫗相歡如初跡君所爲孝如此其忠固有自哉然余嘗至京師過君故舍舍旁人爲余道沈大夫盛時車騎集門如流水及禍起門可張雀羅所不去者永嘉張尚寳遜業鄉人胡通政朝臣耳然兩公者卒以此得禍悲夫宋玉爲屈原弟子原死玉作些招原寃余於君非弟子然晚交耳君徙居塞垣時余直寄所悇詩一篇愧宋玉矣

白母傳

國史有耤之文

白母者山陰某里葛氏女也年十六歸白公瑾公素

弱毋爲善調節使讀書成所學成化中以進士爲分
宜知縣毋與俱往其明年公病踰時而庫所貯折銀
尚數千兩鄰境有因饑而作亂者聚徒百餘人將刼
取之縣固無城郭寇倉卒將及門諸簿丞與其妻孥
既棄署走匿他所毋獨分命家人力拒其兩門乃始
遷公別室埋其銀污池中着公之服升堂以俟賊賊
至則陽爲好語相勞苦益盡出其所私藏釵珥衣服
諸物以與賊賊謝而去而不知陰已表識其間用是
後稍捕得之未幾公竟以病死於縣先是縣阻江水

一方丹渡人多爭溺死者母勸公為浮梁以濟而公之政治有恩惠又大暑時出母之意母之賢既已聞縣中至是喪公而歸也民哭聲溢郊野其婦人載紙哭以送者途相次如魚鱗母都一毫無所取以歸將年若干矣歸若干年而後卒其始歸時獨閉門謝外事修飾謹慎以率先其帷中教子孫使治行誼里中人賢母亦如其在分宜也至其未年皓首時乃始聽鄰人諸族戚之所爲之決疑難斷不平有不訟於官而謀於母者即桀猾毋一言冰解而歎伏於是府若

兩縣學諸生數百人以毋走告知府湯公公令榜其門時毋已老就枕席至榜日獨呼其孫憲令起沐浴更衣坐堂中益遍召其諸子孫使來前榜聲絕而毋逝矣

論曰古今稱節婦貞女者多矣兼才與智而有之唯孫翊妻徐氏耳紓緩圖之而乘時以亟發殆兵家所謂擴弩發機者與然徐既許覽以昏則可延日時得自爲謀有所故將可召則可與共事未間以文吏婦與其家衆數人阻百餘創起之寇於呼吸之間匿貯

金從病男子假冠服出所藏又默識其所欲與若母之斂紿而奇者也假令母與翊之妻不爲婦人在今日得提數萬之衆以與閩越東夷之寇相從事其所謂斂紿而奇者又不知何如也余於斯重有感焉母之曾孫賁數爲余道母事且曰母死時出其篋中所計族人婚姻巾括衰帶至麻縷繫綴之細無不具其他物稱是子孫男婦人哭泣成禮而已噫觀於斯而母之愼密計深遠又如是哉

王君傳　　　　黙次清妍

吾友王君諱某字某卒之又明年其子府學生某以
楚其考時鈌志銘懼遂殞歿其素也乃齎狀來請傳
余讀已喟然者久之夫以王君少穎敏若學未弱冠
以儒充試一不售乃爲生於府學中使廩食其後試
有司無一第不高等且閒甲諸同學生百里之外裹
糧而趨學者無一不就王先生塾乃弛擔如是且三
十年數奇矣然猶以貢拔此人人能知之其亦能言
之者至其以文受知一府公府公憐其貧頗風之人
持百金爲壽請府事而君不爲動先是又一他府公

授一鄉翰林托令觭壻以屬君君對曰某薄命業已約婦無以承使君厚惠府公復翰林戲舉舊事曰事不諧矣此雖人人未必盡知之然某猶能言之也至君以一經教弟子致束修若廩食準銅錢以個計可百萬乃悉以同諸弟瑜者教之瑕者食之終其身爲一窶人此則人或知之生君未嘗言之死某亦不得言之者也今夫身至大官鏹盈藏乃嫂叔矜穊鋤兄弟以故業而鬪者豈少哉噫可傳已君有膽量嘗讀書山中雷破廬木弗怖多鬼稍來弄人弗逖白晳面

滿月應法匪特文當顯也而竟止此命也夫

論曰愁新君雖窶然喜植花木畜魚於盆池買古書帖及名人畫滿簏笥數偪俎衎杯斝翩翩也即爲舉子業然亦時爲詩及好人爲詩城中大家治園池不少友人中爲詩者亦往往有之然予不數過也而特數過君君之辨景豈眞過甯人哉而乃今則已矣莊周曰自惠子死無以發吾言也

彭應時小傳　言簡却有氣韻

彭應時山陰人始以文敘爲生員既以俠敗乃用武

中武科爲鎮撫又以亢被黜家居困鬱甚久之都御史王公抒來鎮浙知其材檄使練士會參將盧鏜自松江擊走蕭顯公令應時截諸海塘乍浦爲賊所掩乃奮鬬被鎗墮馬死死之時猶恠罵其馬前卒促使巳脫身走者應時性聰敏能詩文材力武技一時盡鄉里中而馳射尤妙幾於穿葉少年時使氣人莫敢忤至是善撫士卒士卒且樂爲之用而竟以敗死命也夫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六 終

徐文長文集卷之二十七

公安袁宏道中郎評點

門人鍾人傑瑞先校訂

墓誌銘

高君墓誌銘

公誌銘跌宕多風生色堪扎今之名家所謂彖龍刻鳳雖美不情

君諱陞字進之其先江都人靖難師起五世祖覲育保以從征轉徙遂來居紹之紫金里始官百戶後落秩總旗三傳至賢有子五人其季名奉者娶謝氏生

君與按察經歷陽君爲人如出冶劍少卽露鋒鍔所忝議胡公某某數旣以語人君時尚窶其伯父泰無子嘗提千金產欲後君君謝去人奇之無何果以賈數致千金歸則跽進其尊人恣所以旣又擇其宗連若窶舊故必遍且歲襲了不見厭倦時於是自家至燕齊數千里內皆知高顏公孝友嗜義有古俠士風復善料有急輒投君益爲營且費往往傾橐然至貴游或黠少年有所挾者欲出其一銖於匭不得也晩尤好結賢豪文士與席切事一裁於義時召客把顏

以諷切齒不平風雨颯颯集座中忠孝人遇災禍亂攪仇思有以快以故客燕一旦跡蹤陂居清馳保安把沈錦衣袂痛哭旅寓錦衣出囘中猶睍睆若渠核意以酬舊遊君笑曰沈大夫仕在平清豐時當吾買道寸步耳吾不入取金今投窮邊舊里雪沒頸來取金耶擲不顧去大抵君所為皆此類也君激絕素解文理其交我也實以文乃終不請乞一字人怪之君曰辟諸山川挹其秀止耳何用採掇為及繫君每入餉我必日及而啼以出噫豈亦有痛哭保安意耶。

君殁之前三日。其長子文明持君書來訣。故今壟也諸子來告曰。日今隆慶之壬申閏二月之廿有八日。告所曰荻埠。告銘曰先生幸銘之。予以罪不可。共君涕曰君志也。余亦遂涕以銘。銘曰

馳雲猋哭霜臣栁狸晴耿蚨繙過我之日兮風伐木樸兮檄爾兮孰

蕭女臣墓誌銘

吾友雲莱子蕭女臣翊年三十九而死。葬未有誌銘其父老而諸孤幼且貧。亦不知爲其父請乞而諸友

則數爲渭父之渭追誌母兄妻而女臣於渭好兄弟也因誌女臣女臣生而瘠峻捷輕步履如飛性絕聰明亦絕疎落鹵莽薄世俗有物外想年十六七時其叔从學副使公諱鳴鳳者深愛之歲具衣食令就渭家同學於師女臣心不喜舉業獨喜秦漢古文老莊諸子仙釋經録及古書法以故楷甚精舉十數種死後爭得之率丈尺金數兩其於諸古文仙釋則不求甚解獨心竊好之嘗從師季長沙公訪問江郎山人與渭過宿北菴上人之所從玉芝師者歸則翩々然

欲飛去晚尤喜與人飲誰每自其贅婦錢塘朱家走
其家中梅蹥不旋輒走渭所寓廟蹟寺中與諸所好
同臥枕或累數月無日不痛飲酣世事感慨百集病
且劇猶以寺中渭與其子肅侍之月餘而始歸巾梅
爲女臣既貧而性復好施與又不事生業獨守一弟
子員心益厭苦之或爲人師所得僅資一歲至是又
亡其妻用是以窮愁死而人不知見其外終曠蕩於
是盡歸罪於酒與色矣子五人皆稚小始而寄散養
長大者今始歸焉女臣以某年月日死訃至渭哭寺

中幾絕以某年月日葬某所不給消與某某稍會斂以

遺銘曰

枕邪席寺禹蹟歆與君共之今可得耶

吳孝子墓誌銘

孝子吳翁諱濬字潮源號素齋世居山陰利樂村始祖壽唐大中間以高節賜號文簡先生其子益徙諸暨入 明至瞻後家山陰瞻子阜從清道里阜子俊娶平當成化十有八年月日俱十一也而孝子生生十歲輒抱書以數言活父御史臺中人奇之及長修

身表俗務厚人道嘗淪胲劑父病父死侍母寢足不至閨閣冬燠余幾四十年如一日先是妻陸暴死倉卒請母沐以殮覺母少色忤進繼妻喪治母木爐火翁以備忘母辰一帋壽遂終身不令家壽已至是翁年八十矣道父母生時事尚往往作嬰兒啼其於人好解糾紛里中事行止必日吳孝子任否人藉以爲驗云子日鳳暘籍諸生以俠坐謫死孫系綏納爲銘

予辭以繫至再與石入遂讐銘曰

庭中有翁不弛其親座中有翁坐客盡驚今其往矣

巷無居人蓋美不勝書也吾取其大者以銘

嫡母苗宜人墓誌銘　敘保愛處憤感自不能言一銘痛絶

宜人姓苗氏雲南澂江府江川縣之里人也父恭公諱有文雲南府廣狠衛百戶某之舅爲澂江府諸生美手姿性聰敏善琴娶左衛人女孫年十八公若生宜人有文公年二十一病死時渭府君已舉於貴久之始拜巨津知州抵滇陽驛所與俱童宜人既道病死殯雲南之歸化寺中而巨津故隸麗江土官府不可居

時王先生之尊公諱理者適爲兵備僉事按雲南於府君爲中表兄弟乃始檄府君歷攝嵩明鎮南潞南江川祿豐三泊諸州縣而時以長兄淮取俸於羆道遇宜人侄佐旅語及宜人府君稍以媒往不入其後府君攝江川佐又爲太君訟其母家貧嫁時所與田德府君而太君母范有妹夫楊武者家雲南爲千人從太君與宜人其家傷既當人公復有屯田在嵩明屬其稅於府君因憶往年佐所及宜人事遂成之宜人乃歸府君宜人歸六年而有佐語又六年而嫁其

始以守自誓欲不嫁太君又憤其宗人嘗欲嫁宜人將利壻家財縱嫁亦不令其在鄉令更利謂府君征邪大功當遷轉其地又家繇近在貴故不難之及嫁未踰月倉卒赴夔州太君乃嚙宜人臂以別故其嘗府君任及解官歸即已戀太君稍不樂府君下世益厭其長子婦宗親人及越之風物迫後家并々落舊使侍悉散去又日夜謀望渭用是以鬱憤死然心未嘗一日不痛念太君死之夕亦嚙渭臂以決而命火其骨歸太君鄉實嘉靖某年月日年五十九以某年月

月合府君雖爲宜人性絕敏畧知書其持身嚴毅尊重內外莫不敬憚其措寫俎醢爲世女師其才略酬應畜釀種植出入籌策駿辦禁持則宗戚子婦賓客雜師老牙嫗悍奴婢靡不失氣其保愛教訓渭則窮百變致百物散數百金竭終身之心力累百紙不能盡渭粉百身莫報也數欲携渭走其鄉謁太君將節且莫數爲渭道其鄉親故變遷其物風俗從在渭目前至太君必慟哭乃已又數疑太君或已死不得一親而宜人死時太君乃反在江川養其侄某家時見

遊去家徃貴至應雲南省試尚得見之而宜人不得
聞也痛哉渭旣以宜人實渭事多不可述而哀宜人
生死終孤羇且痛毋太君也故誌所嚴特詳而收淚
以銘之銘曰
竟欲往兮柰兒在此竟欲留兮柰母在彼愛母與兒
孰少孰多竟不可以去留傷如之何

伯兄墓誌銘

兄諱淮字文東號鶴石山人渭父之長男先嫡毋童
宜人所出也始父兩爲守於滇蜀兄俱隨父歸兄則

爲客遊足幾遍天下所不至秦晉閩桂林而已喜蹴
踘燒丹又書施貸貸或十百金不責券人徃徃負之
亦不改以故漸散其貲數千金殆盡渭少依繼母苗
宜人宜人死依兄兄視之如己子時或以兄無子令
改卜先人塋地師曰是利末支兄曰令弟有子足矣
然兄終無子始兄嗜丹術性復散宕不內戀如有待
於兄弟中乃始盡舍其家室益遍遊名山嶽庶幾一
遇神仙焉而卒不得其客遊則多在湖州閒所更嘗
廣彼舟瞿塘峽中得不死每涉錢塘過楊子呂梁值

風怒人失色祈神鬼兄曰濂耳人相傳以爲笑然往
古直不逆詐沈毅寡言笑有長者風世所稱貞可托
妻子里中兄一人而已生弘治某年月日死嘉靖某
年月日年五十四死之前一月猶與故扶濂知縣零
陵蔣先生者鑄鼎稽山中蔣一往東陽及再來而哭
兄於寢矣以某年月日塟父母側合嫂楊銘曰
兄所志弟所知歷名山仙與期其鬼雖塟於此其鬼
氣則無不之

仲兄墓誌銘　誌似悲歷合銘讀之知其情之傷

兄諱游字文邦長兄淮同母弟也始與長兄俱隨父仕滇蜀間後歸補府諸生考輒不利私念父昔以貴州龍里衛戎籍鄉舉而隨父宦滇時嘗記姓名於衛學於是一日挈嫂氏往入衛學考輒第一衛諸生忌之鳴鼓告訐冒其後場中文已中選拆糊名竟以是避忌落榜後三年丁繼母苗宜人憂迄庚子復得應試而布政使職提調者故紹興知府洪公也素忌分且與兄銜杯心往焉而兄竟以痢舁歸衛迫唱名入諸生驚問徐生安在今卒遍號之城中而兄竟以是

病死死年纔四十於乎兄亦勤矣兄在家煦煦一公
子耳乃困困發憤舍其貲走萬里道與僮僕食櫪衣
纑入淵箐穴虎處取穀息於蠻子而嫂則自釀酒漉
菽為腐或為人縫刺以自給於乎兄亦勤矣兄性聰
明純厚善諧俗其去之衛學益進都御史陳公試拔
士宗阿向久不克上策一篇大奇之立簪花祖絳縉
給筆墨札其後稍為古詩文而術固少文故自撫掖
大吏以下至百戶軍人家靡不敬藉兄然俗獷悍少
焉輒忘其奸或拳毆而吾宗人為甚兄生弘治某年

月日去冢若干年死時嫂童氏火之拾其骨以歸塟父旁無子始兄將去並之得離之九四人至是以爲驗銘曰

父入虎穴得虎子其子從之焚如死同所行異所止命也夫

丁妻潘墓誌銘　文色生動

君姓潘氏生無名字死而渭追有之以其介似渭也名似字介君介君慧而樸廉不嫉忌從其父官於陽江時時拾無所託詰之錢銀以還其繼母渭贅其家

者六年、終不私取其家之何藏者一錢以與渭、父自
陽江陞趙王府奉祀還過梅嶺開匣取十金與之、渭
怨泄於母、介君怯焉、即以投於兒與渭正言必擇而
後發恐渭猜躍所諱生時虐繼母及繼母之弟妹若
宗親僮僕婦女輩、始終無不歡死無不憐之者、生子
一冬枚娠將產月及產頑然笑謂渭曰無異也介君
始病瘵疾而病益加踰年而死死之前數日有嫗入
竊後戶犬過之躍積稻中不見死後月餘而家之蒼
頭夜網魚歸汨門忽墮水起而惝然有神焉聲音

言笑悉介君也逝生時事哭泣悲兒子責無禮於其所親其介君生某年月日某年月日死其家年纔十九以某年月日歸其柩葬舅姑側去可三丈許

銘曰

生而贅其夫死而不識其姑女雖甚寃悵然其躑躅

生而綴其孫死而歸於其妹女則廉寃釋然而勿慭

生則短而死則長女其待我於松柏之陽

自爲墓誌銘　悲咤語傷寃動鬼

山陰徐渭者少知慕古文詞及長益力既而有慕於

道往從長沙公究王氏宗謂道類禪又去扣於禪久之人稍許之然文與道終兩無得也賤而懶且直故憚貴交似傲與衆處不浼袒裼似玩人多病之然傲與玩亦終兩不得其情也生九歲已能習爲干祿文字曠棄者十餘年及悔學又志迂闊務博綜取經史諸家雖瑣至稗小妄意窮極每一思廢寢食覺則圖譜滿席間故今齒垂四十五矣藉於學宮者二十有六年食於二十人中者十有三年舉於鄉者八而不一售人且爭笑之而已不爲動洋洋居窮巷僦數椽

儲瓶粟若十年一旦爲少保胡公羅致幕府典文章數赴而數辭投筆出門使折簡以招卧不起人爭愚而危之而已深以爲安其後公念折節等布衣留者蓋兩期贈金以數百計食魚而居廬人爭榮而安之而已深以爲危至是忽自覔死人謂渭文士且操潔可無死不知古文士以入幕操潔而死者衆矣乃渭則自死孰與人死之渭爲人度於義無所關時輒疎縱不爲儒縛一涉義所否干耻詬介穢廉雖斷頭不可奪故其死也親莫制友莫解焉尤不善治生死之

日至無以塵，獨餘書數千卷，浮磬二，研，劒，圖畫數，其所著詩若文若干篇而已。劒畫先託市於鄉人某，遺命促之，以資葬；著稿先為友人某持去。渭嘗曰：余讀旁書，自謂別有得於首楞嚴、莊周、列禦寇、若黃帝素問諸編，儻假以歲月，更用繹紬，當盡斥諸註者繆戾，標其旨以示後人；而於素問一書，尤自信而深奇。將以比歲昏子婦，遂以母養付之，得盡遊名山，起僵仆，迥外物而今已矣。渭有過不肯掩，有不知耻以為鄙，斯言蓋不妄者。初字文清，改文長，生正德辛巳二月

四日夔州府同知諱鑾庶子也生百日而公卒養於嫡母苗宜人者十有四年而夫人卒依於伯兄諱淮者六年爲嘉靖庚子始籍於學試於鄉蹶贅於潘婦翁潘也地屬廣陽江隨之客嶺外者二年歸又二年夏伯兄死冬訟失其死業又一年冬潘死明年秋出僦居始立學又十年冬客於幕凡五年罷又四年而死爲嘉靖乙丑某月日男子二潘出曰枚繼出曰杜纔四歲其祖系散見先公大人志中不書葬之所爲山陰木柵其日月不知也亦不書銘曰

析令嬰孩完亮可以無死死傷誠兢繁因允收邑可以無生生何悪畏溺而投旱喳滑既髡而刺遲憐融孔徹服箕佯狂三復蒸民愧彼既則

墓表

陳山人墓表　孫山人高姿潤澗處筆條厥氣

海樵陳山人鶴卒之六年為嘉靖乙丑其子廣西都指揮僉事某將以是年春二月之十日葬山人於某所與山人配胡安人合且擬乞銘於湖之茅副使坤而先以狀屬柳君文至是顧以葬事阻湖之行又以

余與柳君先後得友山人雅相抱筆伸紙以朝夕庶幾稱知已於山人也既且令予表山人墓而柳君所為狀亦來不佞見且曰必按狀而表吾翁若毋妄取於知吾翁哉噫嘻都君之志則善矣乃若天之所以縱山人者蓋惟余不之知雖山人亦不能自測其然也然謂余盡不知山人固不可山人生而頴悟絕羣年十餘已知好古買書帙名帖窮晝夜誦覽十七而始以例襲其祖翁其軍功所得官故百戶也山人固不喜提鞭韔弓矢以自匿其甚肩負平生一旦鬱鬱

得奇疾更百療莫驗山人則自學爲醫以之洞其旨
則自爲診藥凡七年而病愈愈而棄其故所授官著
山人服乍出訪故舊神宇奇秀余從道上望見之旋
其仙人也居數年始得會山人於甥蕭家酒酣言洽
山人爲起舞已而復坐歌嘯詼諧一座盡傾自是數
過山人家見山人對客論說其言一氣萬類儔行玄
釋凌跨恢弘閎肆足以撼當世學士而其所作爲古詩
文若騷賦詞曲草書圖畫能盡效諸名家既已間出
已意工贍絶倫其所自娛戲雖瑣至吳歈越曲綠章

釋老巫史祝呪櫂歌菱唱伐木輓石跳鬪儺逐侏儒伶倡萬舞偶劇投壺博戲酒政鬮籌稗官小說與一切四方之語言樂師矇瞍口誦而手奏者一週與至身親為之靡不窮態極調於是四方之人日造其庭盡一時豪賢貴介若諸家與流無不向慕願得山人片墨或望見顏色一談一飲以為幸雖遠在滇蜀亦時有至者即不至幸以書托交每旬月積紙盈匣山人又喜拔豪士士或往四方又必借山人片墨以動豪貴人每僦山人飲旅者行者與爵持俎載筆素以

澂山人則振髯握管須臾爲一㡧累幅或數十丈各愜其所乞而後止而往復箋札提斷去留目營心記口對手書又雜以論說娛戲如前所云者一時雜陳爍然畢衆於是軒蓋益集省諸司巨公郡縣長吏或銜命之使有未見鄉縉紳而先造山人者山人臥未起或時就榻見之諸公既異山人姿高其履而山人指顧自如推談淵詼雜以嘲詼無不氣折心醉願內交而去蕭家居如是者幾三十年以爲常乃一往金陵客四年而不復返矣嗟哉始山人少時游金陵將

造尚書顧公公先一夕夢李白及見乃山人也遂深相結而今之殯山人而哭盡哀者爲尚書孫公官又皆禮部登山人終始於金陵固自有數耶嗟哉山人之配爲胡安人先山人幾年卒故千戶胡公女也公性方嚴無子敎其女如子以故安人賢且才兼能給山人取山人雖外豪宕然事父母至抑畏處諸弟諸女兄弟至和愛閒貧乏不問有無至於宴客無晝夜調飲食紉巾服皆時時出新巧安人無不佐之隨事立辦於是山人內成孝友外益得肆其抱以驚一世

故予嘗謂山人氣雄邁跨諸貴游似東方朔才敏似劉穆之其爲瑣細藝劇忽整衣幘談理道辨世務又大類背植見許淳事然穆之史載其妻截髮爲食欲事雖不類山人然其賢可想見而朔數買長安女未聞其妻之妬且割肉遺細君又意甚驩也此亦與山人夫婦中頗相似而獨悉舉山人百所能眞若海釀山負則三人者互有所短而山人獨兼之此所謂天所縱雖山人亦莫測其所以然豈以予寡陋謂其智盡知山人耶故予略述其所可知者以復都君之請

都君嘗朝夕以予表君柳君狀並告於山人。脫稍相
異同山人當自知之也